



当飞机缓缓降落在新疆哈密市巴里坤机场时,天边的晚霞如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师,从东天山的脊梁上泼洒出金红交织的颜料,将整片天空染成一幅流动的油画。浅墨色的云朵披着柔和的光晕,在暮色中轻轻浮动,仿佛在低声讲述这片土地千年的故事。

那一刻,我终于踏上了梦中的哈密——那个在记忆里只属于香甜瓜果、葡萄干与烤羊肉串的地方,如今正以一种更为深沉而壮美的姿态,向我徐徐展开它的魅力。

—1—

哈密,新疆的东大门,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。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门户,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咽喉要道。

上个月,受哈密市委宣传部之邀,我与垫江教师合唱团一行52人,远赴两千多公里之外的这片热土,参加“凤起潮鸣·凤凰台”杯首届合唱季展演活动。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,更是一次心灵的朝圣,一次跨越山河的精神对话。

临行前,我们心中怀揣着一份特殊的感恩——疆电入渝,哈密那条横跨几千里的输电线路,像一条金色的血脉,点亮重庆万家灯火。正是这条“电力丝路”,让渝哈两地虽隔千里却心手相连。“我们要以歌为桥,谱写新时代渝疆交融的新篇章!”带着这样的信念,我们启程而来。

迎接我们的,是哈密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宋思苑温暖的笑容和朴实感人的问候:“虽然从市区过来要三个多小时,但我们必须来接你们——来自重庆的亲人!”

她的一句话,瞬间融化了我们旅途的疲惫,也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:民族团结并非抽象的话语,而是藏在一言一笑中的深情厚谊,是跨越地域的心灵相认。

大巴车行驶在G575国道上,窗外戈壁苍茫,风掠过荒原,卷起细沙如烟。小宋一路为我们讲述着哈密的历史与今朝:今年6月10日,“疆电入渝”工程正式投产送电;7月15日,巴里坤机场首航直飞重庆成功。时空的距离

甜蜜的哈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汤涛

被科技缩短,情感的纽带却因人文而愈加绵长。

她说:“我们不只是送电,更是传递一份情。”我凝望着窗外绵延不断的铁塔,忽然明白:这一根根铁塔架起的,不仅是电流,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的具象表达。

—2—

第二天清晨,阳光洒落在哈密回王墓静谧的庭院中。九世回王,这位维吾尔族的杰出领袖,在两个多世纪前便坚定地宣称:“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,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”他率众平叛、维护统一、守护边疆,用一生践行对祖国的忠诚。站在这座融合中原与伊斯兰风格的陵园前,我们肃然起敬——历史从未远去,信仰早已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。

走进哈密博物馆,时间仿佛倒流千年。展柜中陈列的丝路遗珍,无声诉说着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的辉煌过往。驼铃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,商人、僧侣、使节等曾在这里驻足歇息,带来语言、宗教、艺术的碰撞与融合。而最令人心潮澎湃的,莫过于左宗棠驻节哈密凤凰台的162个日夜(1880年5月至1880年11月)。

1876年,年逾花甲的左宗棠抬棺西征,誓死收复新疆。后来,他在凤凰台设立大营,运筹帷幄、指挥若定。彼时风沙漫天,粮草匮乏,但他以“寸土不让”的决心,捍卫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。

如今,凤凰台已成为一座精神高地——它不单是一座古迹,更是一个象征:象征着中华儿女守土有责的担当,象征着各民族共御外侮、同护山河的集体记忆。

站在凤凰台上极目远眺,不见旌旗

猎猎,亦无战马嘶鸣,唯有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相伴。可就在这一刻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左公拄杖登台、指点江山的身影。他种下的柳树,至今仍在天山脚下吐露新绿;他播下的爱国种子,早已在代代哈密人心中生根发芽。

—3—

当晚的合唱展演,便是在哈密这样厚重的历史背景下拉开帷幕。垫江教师合唱团献唱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,欢快的旋律展现出重庆人的激情与豪迈;《再回首》《爱永在》的深情演绎,如长江之水缓缓流淌,唤起无数人心底的乡愁与感动。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,全场掌声雷动。

那一刻,歌声超越了语言,艺术打通了心灵。重庆的巴渝风情与新疆的辽阔豪情,在舞台上交融共生,奏响了一曲“美美与共”的时代交响。

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后台——一位名叫朱俊的年轻支教老师,眼含热泪迎上前来:“我真的没想到,能在两千公里外听到家乡的声音!”

原来,这位从垫江来哈密任教的研究生,8月份才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。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桥梁,在课堂上向孩子们教授重庆民歌,也向孩子们学习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舞蹈。他说:“当我教孩子们唱《黄杨扁担》时,他们的眼睛亮了;当我学跳他们的舞蹈时,笑声连接了两颗心。”

这,不正是文化润疆最真实的样子吗?不是口号式的灌输,而是润物无声的浸润;不是单向的输出,而是双向奔赴的共鸣。

演出之余,我们的团员与新疆各族文艺工作者交流,将重庆民歌与哈萨克族非遗“黑走马”巧妙融合,创造出既传统又现代的艺术新篇。那一刻,我看到的不仅是艺术的创新,更是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哈密的土壤里悄然萌发。

—4—

文化交流只有短短三天,真实的哈密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:这里有甜蜜的瓜果,更有炽热的情感;有古老的遗迹,更有奋进的时代步伐;有大漠孤烟的苍凉,也有万众一心的温情。

更重要的是,哈密之行让我深切体会到:“爱国”与“团结”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,而是刻在哈密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;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不是空洞的概念,而是流淌在日常生活中的粥粥一饭、一歌一笑。

从“左公植柳”到“疆电入渝”,从“丝路驼铃”到“高塔银线”,历史总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同一主题: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中华各民族始终命运与共、休戚相关。今天的哈密,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,以文化的温度凝聚人心,以发展的脚步书写新的传奇。

离别之际,回望这座被晚霞笼罩的城市,我不禁轻声吟诵:

有一种甜蜜,叫哈密;
有一种深情,叫祖国;
有一种力量,叫团结……

愿这歌声永不消散,愿这份情谊绵延长久。愿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,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最恢宏、最动人、最甜蜜的交响乐章!

祝福你,亲爱的哈密!愿你的明天,如瓜瓢般甘甜,如星空般璀璨,如春风般温暖!

在横街子寻找外婆故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学娅

“百米步道藏春秋,一砖一瓦皆是情。”当重庆江津横街子的这条信息跃入眼帘时,就如一粒石子投入我的心底,心湖瞬间激起层层涟漪。这可是一条藏着外婆故事的神秘老街啊,我对它的向往,再次被悄然唤醒。

幼时,母亲忙于教书,父亲投身山区水利建设,常年不在家。是外婆以温暖的怀抱和勤劳的双手,悉心呵护着我们四姊妹长大。外婆爱讲故事,我们都是听着她讲的故事长大的。在外婆的故事里,常常会出现一个叫江津横街子的地方,它是那样美好而又神秘,吸引我去揭开面纱。

长大后,我曾两次到江津寻找横街子,但都无功而返。这条外婆故事里的老街,仿佛深藏在时光迷雾中,踪迹难觅。外婆虽已离开我们半个世纪,但她的音容笑貌、她讲述的故事,始终鲜活在我脑海。去江津横街子寻找外婆的故事,我从未放弃。

循着那条网络信息,我邀儿子驱车同行。130多公里的高速路,两个小时不到就抵达了江津。当“圣泉街道”映入眼帘时,我的心跳陡然加快,马上就要见到外婆故事里的横街子了。

然而,眼前的景象,却让我心生疑惑:

狭窄的石板步道,宽不过三四米、长仅200多米。两旁的破旧老房子,大多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,斑驳的墙面、褪色的门窗,与外婆故事里车水马龙、烟火缭绕、热闹非凡的横街子大相径庭。

外婆口中的横街子,可是商贾云集的繁盛之地。客栈里南来北往的客人带来各自的地域风情,私塾院里传出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,油坊里飘出浓郁菜油、茶油香,茶馆里喝茶的堂客们谈天说地,酒肆中醇香四溢……光听着这些,便让人心驰神往。

好在“圣泉”仍在,它就是外婆故事里的“乘泉”。传说1800多年前,术士乘泉奉诸葛亮之命,入川寻得这“几”字形江湾,深信此地“最适宜生儿育女”,他在横对“几”字江湾的坡地上搭建茅屋“开坛授艺”,给这片土地播下希望的种子,滋养出了“穷不丢书,富不丢猪”的淳朴风气。这就是后来的“横街子”,而眼前的“圣泉社区”,显然是因“乘泉”而得名。

没想到,乘泉种下的希望,竟在1000多年后成就了外公外婆的梦想。20世纪30年代初,横街子生猪生意兴隆,猪鬃资源丰富,年轻的外公外婆便在横街子创办了一个小小的猪鬃厂,产品主销日本。厂

子规模不大,有20多个员工,但也经营得红红火火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和诸多爱国商人一样,外公拒绝与日本人通商,毅然关了厂子,举家迁回故里荣昌,过起了农耕生活。

漫步老街,不知不觉到了中午饭点。忽然,蒜苗炒回锅肉的浓香随风飘来,我顺着香味寻到小巷深处,外婆系着蓝布围裙的背影,瞬间从记忆深处浮现眼前。小时候物资紧缺,总盼着外婆炒回锅肉“打牙祭”,肉香裹着蒜苗香,吃一口下去,能香到骨子里——那是刻在我心里的“最佳佳肴”。

正午的阳光,透过百年老黄葛树茂密的枝叶,星星点点洒落在蜿蜒的青石板小道上。漫步其中,恍若穿越时光隧道。望着几江微浪拍岸,仿佛能侧耳聆听外婆清脆的捣衣声;看见街边喧闹的菜市场,似乎能竖耳细听外婆的讨价还价声;码头上,仿佛看见外婆迎接外公时的喜悦和远送外公时的不舍;街边古井,一汪清水,仿佛仍静静守护着外婆打水时的娇美容颜……

原来,横街子从未老去,它就像一本古朴厚重的老书,每一页都镌刻着外婆用青春岁月书写的故事。这些故事,至今仍在我血脉里流淌,如同一股永恒的暖流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无论我漂泊至何方,它都始终滋养着我的灵魂,让我明白根之所在、心有所依。

